

那邊

OVER THERE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毛友文  
個展  
MAO YO WEN  
Solo Exhibi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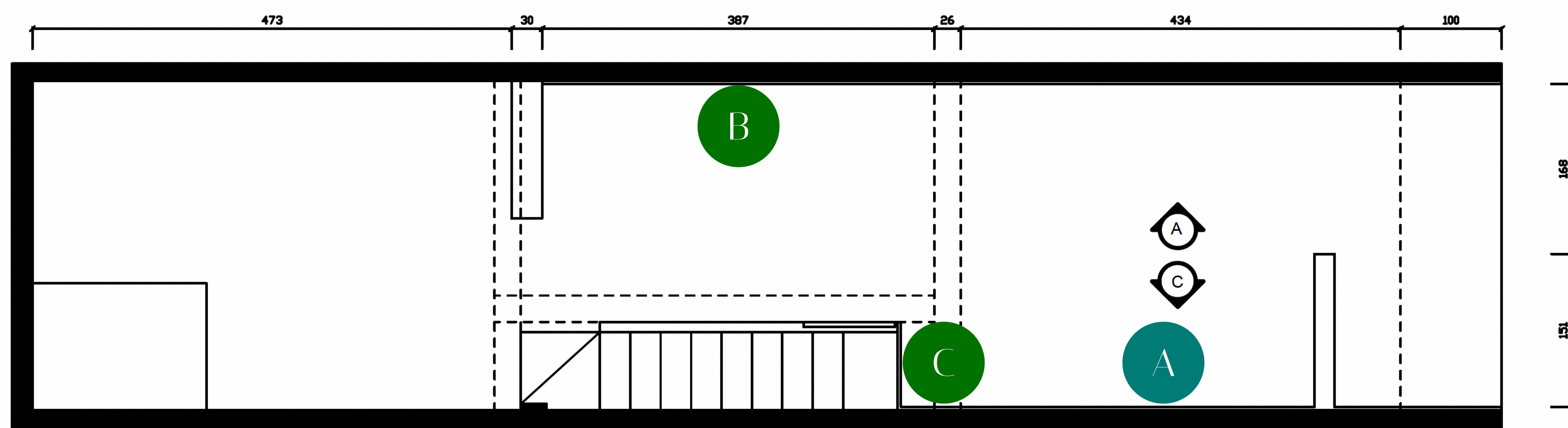
展覽簡介 |

那邊，有座金字塔？

金字塔，就座落於我曾經自以為再熟悉不過的臺北市近郊——七星山上。它的傳說、故事以及存在，對於我來說，就像是一種外來體（Alien），劃破了既定現實，駐地在「那邊」。

這項從2018年底開始執行至今，以傳說金字塔 / 凱達格蘭山為軸心，並向外衍生的創作計畫，就是從這個被劃破的現實缺口開始嘗試測繪，那邊——含混不明的狀態。本次的展覽，我試圖將那邊——行走的感知、實地探查的經歷、地景的樣貌、發生的事件、認知落差的疑惑，以及研究的文獻等材料，揉雜成一種形貌不定的團塊。再分別透過文字、言說、光線、影像、數據以及行為記錄等作品，來交混詮釋這個團塊中不同面向的訊息，使每件作品之間都相互沾黏交織著，就像是多面向的共存關係。並試圖透過難以捕捉與無法準確描繪形狀的團塊式作品，來嘗試表述「那邊」含混不明的狀態以及多重/層的共生與存在。而，這個團塊在另一個層面上，也如同一種用來製造想像的「提示器」，它只會給予提示，其餘的可能都將以半開放性的方式，交給觀者自行再去想像、拼湊與形塑。

整個展覽除了將展示的作品捏塑成像是濃霧般的團塊物。也試圖運用此次展出的空間/水谷藝術，擁有上下樓層以及樓梯的過場空間，讓每件作品之間相互沾黏的關係，又多了一些斷離，也多了一份輕與重/選擇的關係。並透過這些輕重之間的關係，淺淺的勾聯出關於\_\_\_\_\_被重視、被忽略又或是被遺忘的感知。



#### 作品簡介 |

撿拾著日本學者伊能嘉矩來臺調查時，記述關於凱達格蘭 / 平埔族口述碑的線索，我被牽引來到了他們在三貂角登陸後，距離不遠處的貢寮鄉雙玉村。村裡有一間，三貂社裔孫潘氏祭祀公業建立的祠堂，奉祀刻有「山西詞」的神主石碑。而在祠堂旁，有一座由平埔族與地方上漢人齊集眾議，創建主祀媽祖的廟宇—新社慈仁宮。主祀媽祖原屬於漢人信仰，而慈仁宮廟內的這尊木雕媽祖的由來，卻道出一段平埔族人與媽祖之間意外連結的故事。根據慈仁宮廟公闡述，相傳清道光年間，漢人與平埔族人時常往海岸撿拾海產物，某日在入桂/福隆村桂安發現一尊聖母媽祖神像漂流在岩石縫間，由於神像落於岩縫深處，一般人無法可取，最後則被一位平埔族婦人潘氏古祿使用咒語法術後順利撿拾，並將聖母神像請回家中供奉。此尊媽祖神靈顯赫，附近居名有求必應，信徒也與日俱增，因而興建廟宇來供人焚香膜拜。在神龕正殿上方懸掛民番古匾「德被海天」落款年代為光緒壬午年，左邊為紳耆民番暨信士等敬立，便是漢人與平埔族共通信仰廟宇的印證。而，在廟宇外有一座活動平台，朋友無意間提及了「播放給神明看的」露天電影，掀開了我對於不同維度之間的聯繫與想像，牽引出我對於「誰」在觀看這件事騰出了揣想空間。

一個真實地方裡並置好幾個空間的「金字塔 / 凱達格蘭山」，它是登山者踏尋的秘境、凱達格蘭族對於祖靈的想像、冰河孑遺的昆欄樹、自然生物與外星生物的棲息地，以及游離於歷史藩籬之外的記憶。如果，在那邊放映露天電影，會是誰在觀看呢？〈序曲：露天電影放映〉這件作品，便是在這個提問之下而成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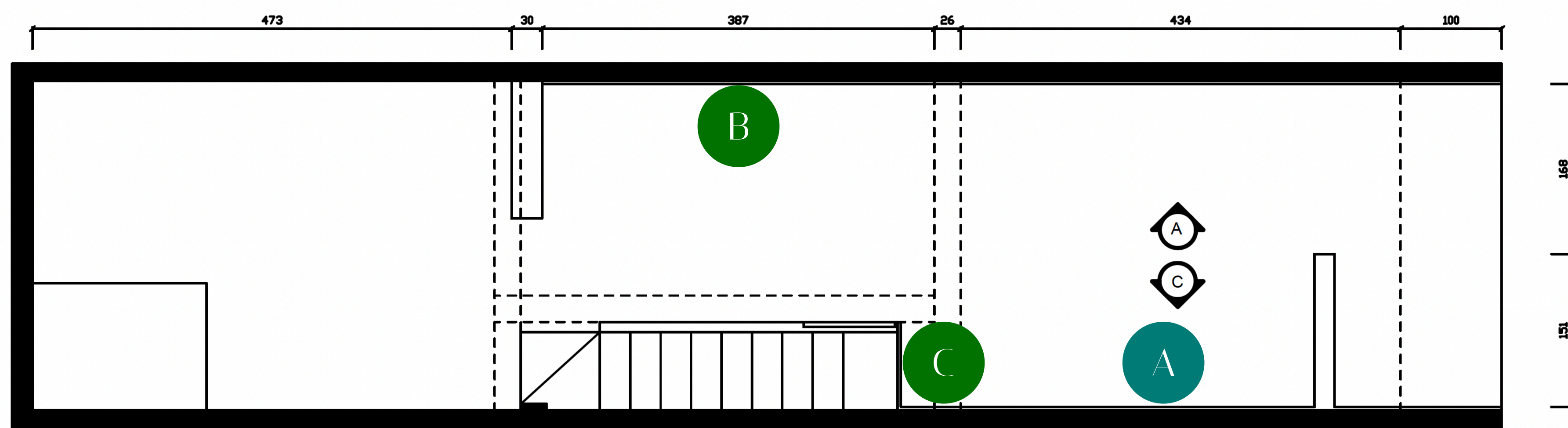
〈序曲：露天電影放映〉是由一段充滿不確定性又驚險的露天電影放映行為介入，並試圖透過影像勾聯起人們與看似不可見 / 無型態的共感經驗劇場的影像紀錄組構。對於我而言，這項行為就像是一場自身與地方嘗試開放對話的儀式，同時也為此項計畫揭開了序幕/曲。

iF. B | 觀看者的凝視

iF. C | 生成一堆碎屑

## OVER THERE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

### 作品簡介 |

每次從常規步道偏離，鑽進忘不見天的箭竹林之中，不論走過多少次，不論如何紀錄，映入眼簾的自然總是與先前的印象有些不同，且不斷輕微的變身繁衍產出不同的樣貌。而高聳的箭竹遮擋了訊號的傳遞，那邊是一個無法使用衛星導航的地方。在裡面，就像是身陷於時間與空間失去方向的鏡地。關於通往金字塔的路徑，也只能藉由曾去過的山友們記錄下的健行筆記與照片拼湊而成。但，這些山友們記述組構的路徑/地圖，在完成之前，就已經成為過去，因為沒有地圖能與不斷流動時間、不斷變身的自然地景同時並進。自然，是個難以捕捉與無法準確描繪的形狀。每當我們嘗試測繪出關於祂面孔的地圖與地誌時，就已變成虛構。過去的存在變成一種擬造，一個不存在又存在的多重體的擬造。

在那邊，沒有網路訊號的地方，地圖的形成與空間、時間，以及身體之間的關係又重新產生了連結。〈觀看者的凝視〉

(B) 這件作品，便是從這個重新連結的關係，展開了身體移動時伴隨的感知作為測量。嘗試從人與自然之間複雜交織的狀態穿透與縫合，並寫生出這些狀態之間多重記憶與感知的形狀。讓其形狀試圖轉化成一種帶有繪畫性/不準確的「圖誌」，揉雜著地圖與地誌的物件，建構出一種關於看得見的地圖，看不見得地方，一種未來考古的想像。同時創出/生成一堆錯位的時間碎屑 (C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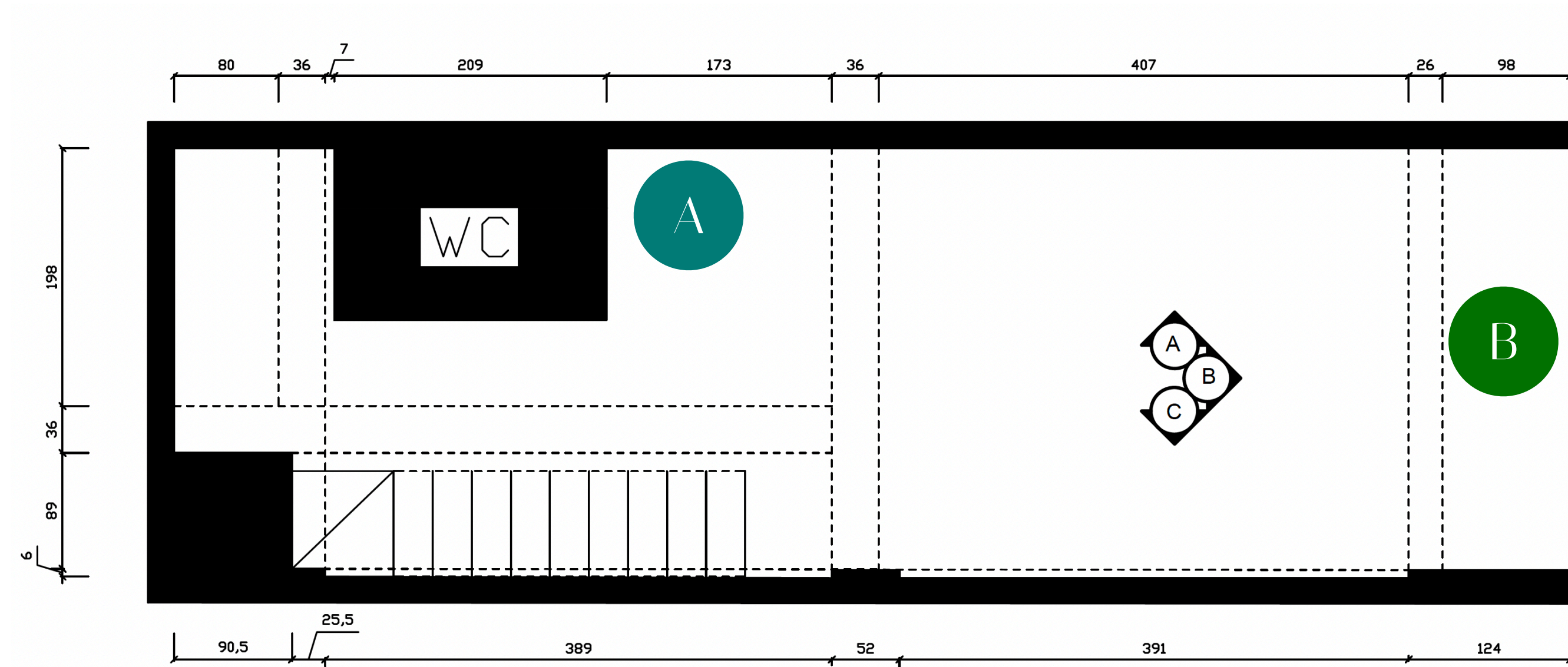
而〈觀看者的凝視〉這件作品，同時夾雜著一則關於「金字塔/凱達格蘭山」地洞/地道的傳說。這個傳說，對於我而言，是一種迷幻的駐留空間，是一種不存在的存在。我試圖讓作品的背面存在著另外的樣態。當觀者站在作品前面，能看見的只有作品的前面，而看不見後面。就如同我們的雙眼總是看見前面，若不轉動脖子或移動身體，就無法看見後面，但後面並沒有因此就不存在。只是我們現在觀看的角度，還不在可以看見的位置。若當視角轉換了，或許，在那個地方後面隱藏著另外地方，是存在的。甚至會發現，在我們望著洞孔窺鏡/觀看著，那邊的我們也同時的在凝視/觀看著。

那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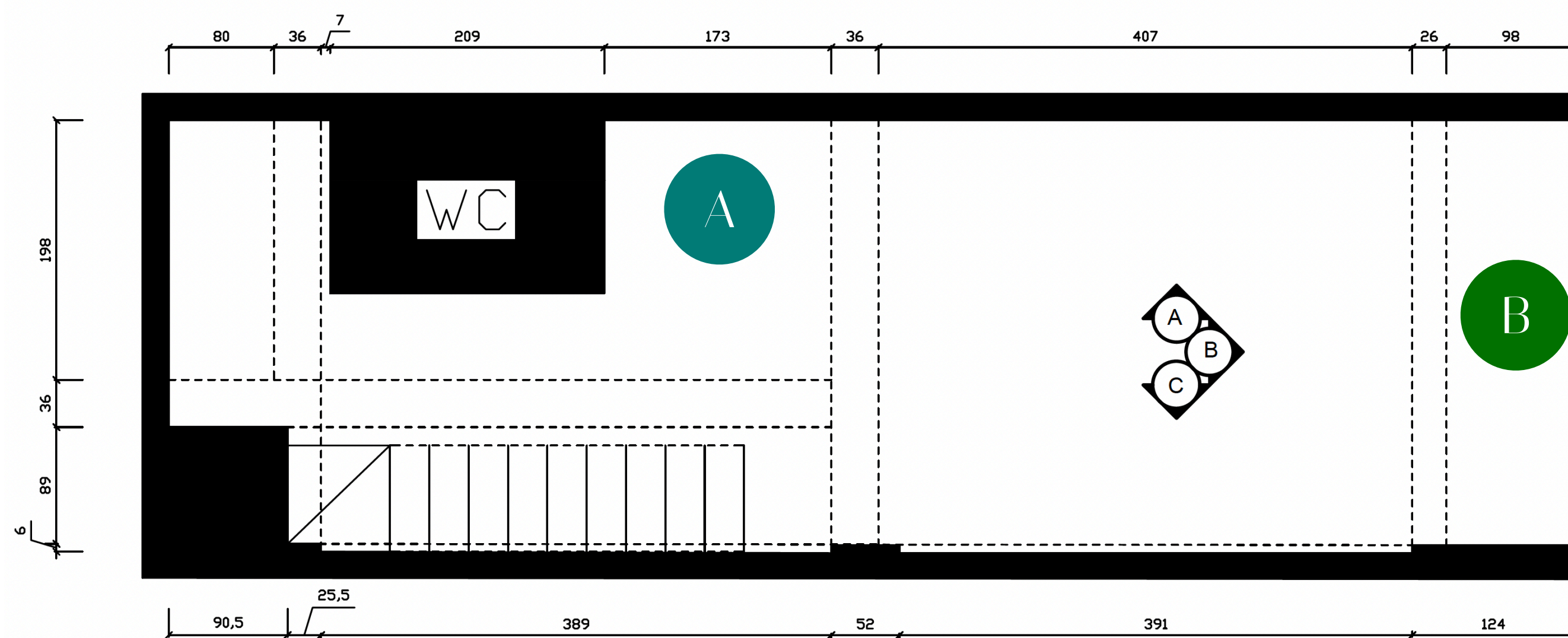
2F. A | 序曲：露天電影放映

OVER THERRE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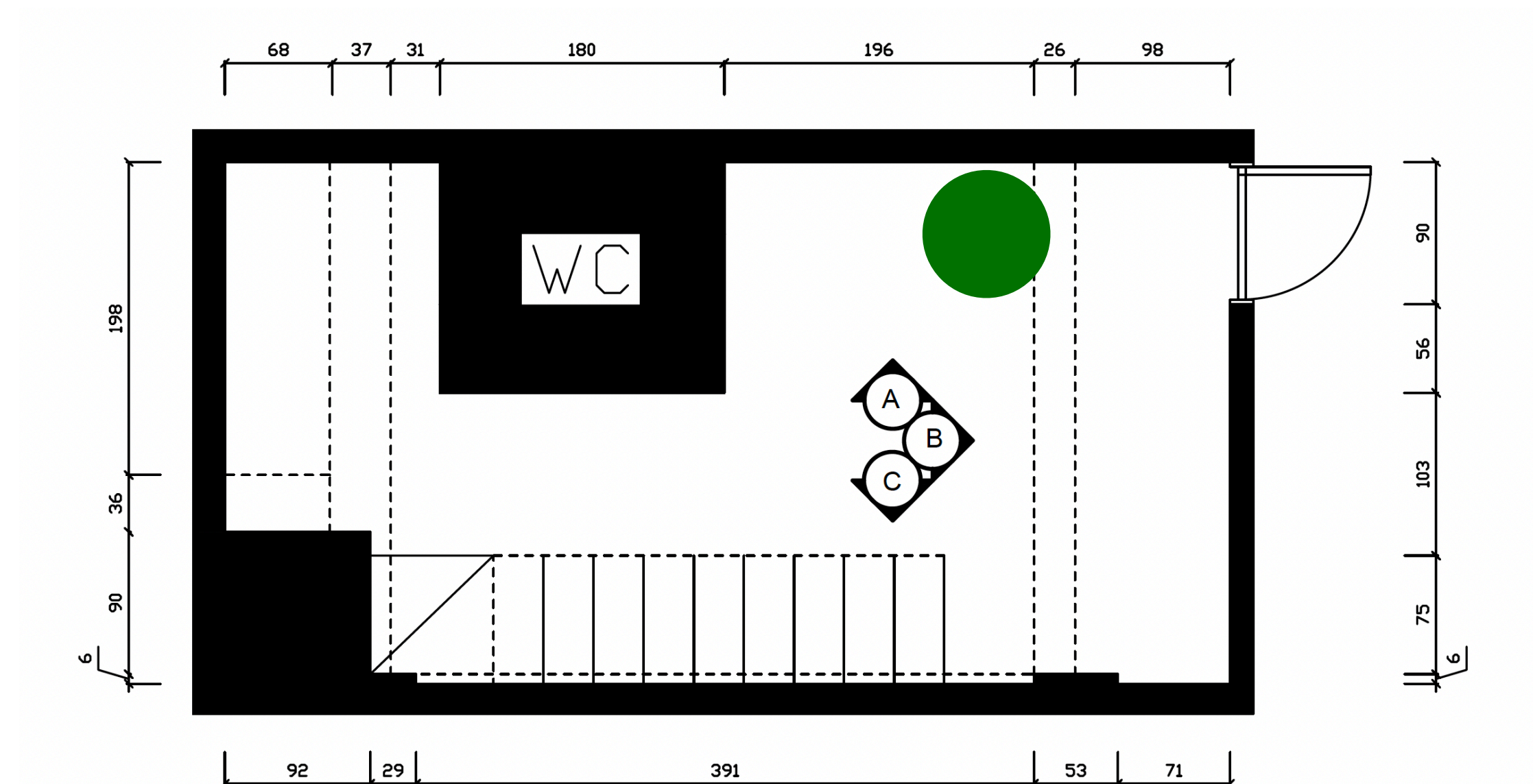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作品簡介 |

回溯多次在凱達格蘭山中漫遊/迷路的記憶。或許，迷路的原因，是源自於依賴現代科技導航牽引的習慣，而加重弱化了自己的方向感與視讀地圖的能力。進入迥異於政府所規劃的明確步道，每道小徑都像是通往迷宮的入口，走過的路、看過的地景以及圍繞在身體之外所有事物的印象，變得模糊又帶著不確定性的影子。就像是班雅明曾在《單行道》文章裡提及：「模糊不清 (ambiguity) 已取代了事物原有的確切性 (authenticity)。」蘇珊·桑塔格在〈土星座下〉文章裡，敘述班雅明喜歡將文字寫的非常小的習慣，以及他朋友葛休姆·肖勒姆曾指出，班雅明在生前的未竟之志，是將一百行字書寫在一張紙上這件事。當文字縮小了，縮到看不太清楚了樣子，是否可以點燃另一種幻想的引信？

當我們將地方以文字或是地圖的形式描述，或許只是某一段碎片，但它便即微縮成為一個可收藏的對象，一個可以輕盈的拿在手裡的物件。地方變成一個如此「輕」的物件。〈微縮化文本微說話〉便是借用班雅明生前的未竟之志，試圖將自己與友人共同編寫，由一萬多個文字所堆砌的短篇小說〈Nouvelle〉，塞進一張A4大小的白紙上做呈現。一萬多個文字在一張白紙上，變成一條條密密麻麻的線，它是文字亦似代碼。讀者能在一張紙上看見所有的小說內容，但卻無法一目了然的窺其堂奧。視讀的過程中，文字「微縮化」造成的不易讀或許變成一種混亂、誤讀、消融、斷裂、抑或是錯譯。也許難以閱讀的文字能擾動小說裡主導與建構的秩序，開啟幻想之端，讓讀者視覺在字裡行間裡駐留徘徊，

(以下簡述短篇小說內容) 〈Nouvelle〉是由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所記錄的一篇，關於凱達格蘭人被一隻不應該存在於現實中的妖怪「三魘」戲弄，導致他們無法安穩的生活與睡覺，以至於也無法安心的做夢，所以他們選擇離開，並在遷居找尋可以做夢的地方時，意外漂流至臺灣的口述碑作為故事的基底。而在小說中，嘗試將會看見妖怪的人，詮釋為眼睛 (Mata) 生病的緣故，而舒緩病徵的方式就是閉上雙眼。並藉由逃離眼睛生病的病兆，試圖虛構出一個拋離經由觀看視角所解析的世界的「闔目部落」。



### 作品簡介 |

倘若根據現實常態的視角來判斷，那邊——傳說的金字塔，並不是金字塔，而是一座由火山碎塊堆疊而成的山丘。然而，這個令人感到些許失落的暫時性答案，卻意外的牽引出，我對於人們在觀看上的認知與詮釋之間，所存在的落差、矛盾與斷裂的關注。促使我從陌生/異質之地的尋覓與獵捕，進而轉向思考與探究，這座山丘在被指認並賦予特殊符碼的過程中創造了什麼，與丟失了什麼，以及它又是如何劃破既定的現實，以另一種奇幻的樣態駐地在那邊。

原先以為能在搜獲的資料之中，慢慢的逐步釐清它真實的面貌。但事實上卻不盡然如此。我反倒被這些龐大又繁縟的訊息相互影響之下，變得更加的迷惘與迷失。彷彿就像是被吞噬進入由訊息塊與塊之間，彼此沾黏並纏捲而成如同濃霧般的團塊物之中，無法準確的辨認方向。這讓我回想起，自己多次在山中尋覓金字塔時，被困在箭竹林之中眼睛迷路的記憶、置身於山與山之間感受到聲音走失的音場，以及那邊特殊的地理環境因素，造就我們時常巧遇瀰漫於它身邊，由空氣中的水凝結「霧」，以及地底下沸騰的硫磺「煙」，並浸泡在這團半模糊的霧與煙裡，浪漫的任由方向感遺失。而此情境，也又再次喚起我對於此地方別於現實之中的錯覺與狂想。關於傳說提及的它，或許，只是還未想被準確的指認。或許，模糊不準確的面貌，就是它最清晰的面孔。

〈歷史的例外狀態〉這件作品，便是綜述以上的訊息感知，將整個創作計畫田野過程中所採集的龐大資料，以及編寫的文本內容等，轉譯成諸多影像符碼彙於畫面之中，試圖把影像符碼視作為一種歷史的標記和言說，也將它視為一種資料庫的方式呈現。並透過形象/角色和故事於影像中相互連結、干擾又或是斷裂成各種形式，來創造一個既有意義又無意義的場景。也嘗試讓每個畫面塞滿大量的資訊，使觀看的瞬間無法完整解讀，甚至讓影像在閱讀上變得困難，並試圖讓來不及看見而遺留下的空白之中，捏塑著例外的歷史/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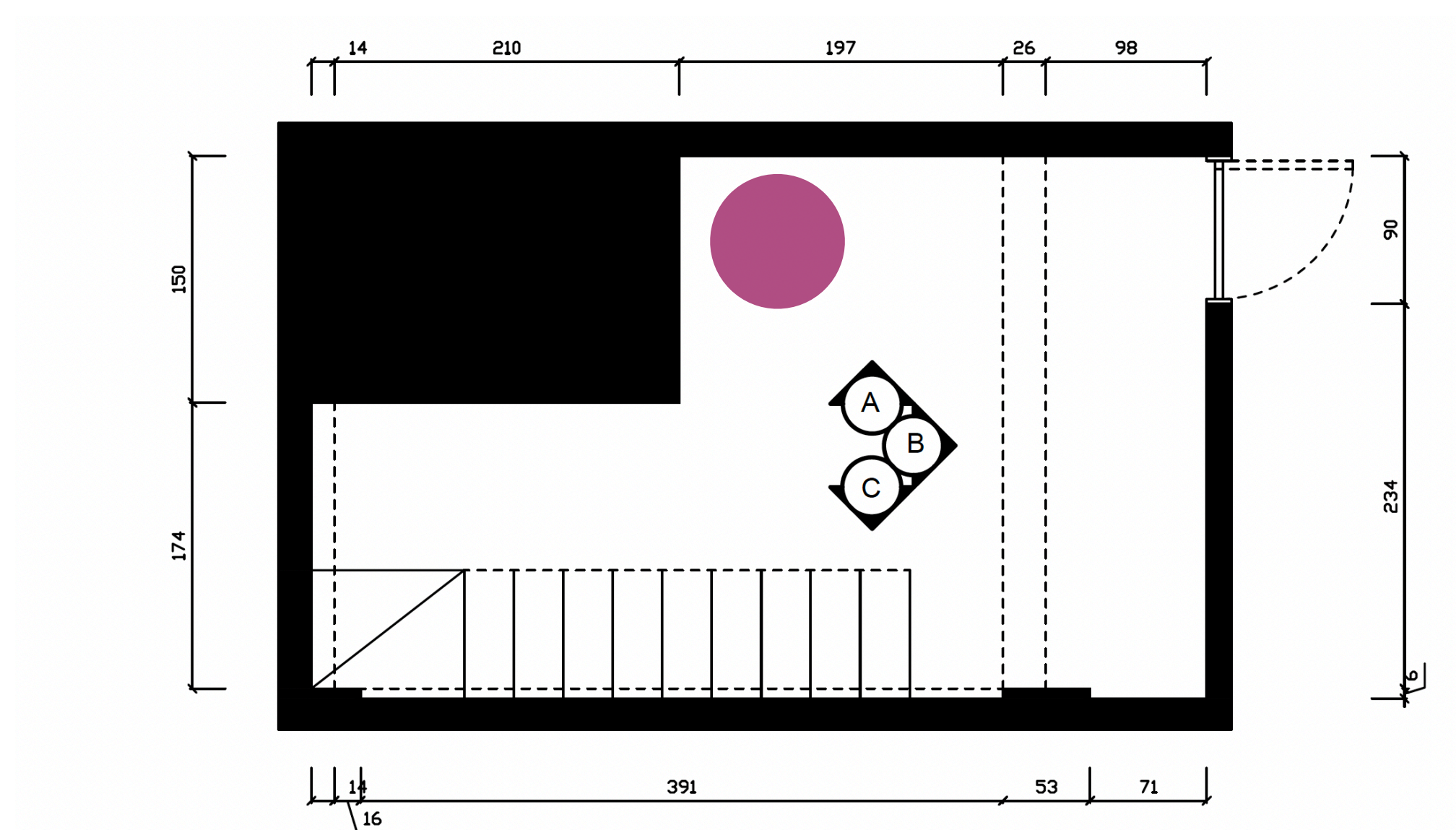
那邊

4F. | 看見樓下影像內的符碼

看見樓上看不見的影像

OVER THERRE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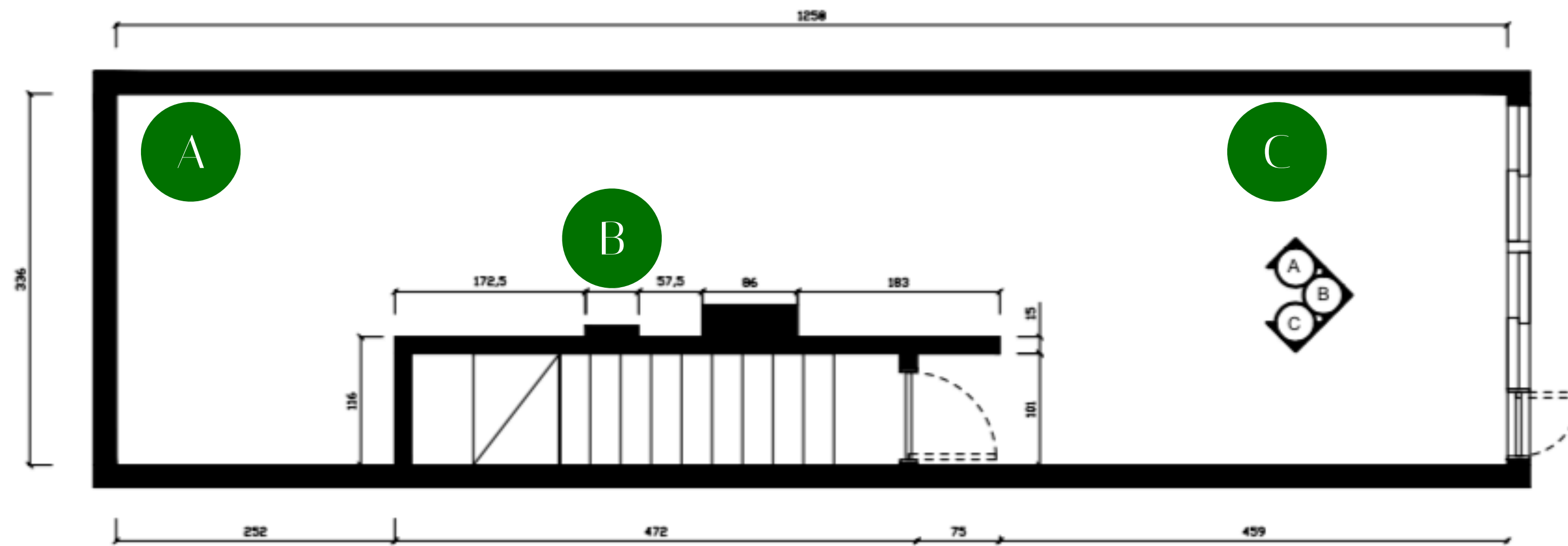
5F. A | 意識裂變

5F. B | 狀態中

5F. A+B+C | 意識的例外狀態

OVER THERE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

作品簡介 |

「繼續直行」，一個聲音的指令。車子遵循著手機裡衛星導航語音的指引路線，沿著福林路，繼續往仰德大道一段、二段、三段到四段的方向前進。這是前往「凱達格蘭山」的必經路程。中途，我們時常停靠在仰德大道四段路旁的便利商店，補給一些上山時可以裹肚的食品。在商店旁有間掛放著炫目浮華的綠色傳統日光燈條的老式檳榔攤。一支支剛烈的綠色光劍就這樣插銷在招牌上，排列成帶有強烈侵入性的樣貌，吸引著我的注視，而，強烈的「綠光」除了在視知覺上留下綠光的影子，疊層的殘影。綠色的光，也觸發眼睛官能下的視錐細胞的作動，開啟了由大腦「腦補」出來的品紅色/顏色，一個並存卻又不存在於現實，只能經由身體置入其中感知的「暫存空間」。〈狀態中〉(B) 取用於在臺灣約定俗成的「檳榔燈」現實物的符號性，作為這件燈光裝置的雛形概念。這件作品在2021年9月份曾於臺南182Artspace空間展出，在展覽的期間時常會有人向我詢問，這是檳榔燈嗎？於我而言，它不是檳榔燈，但它也是檳榔燈。提取「檳榔燈」此符號的用意便在於觀者的提問。這個符號/碼，象徵著一種臺灣/在地的社會景色/景觀，是匯聚臺灣人們集體意識與認定後的產物。而，這個符碼，若將它放置於臺灣之外，它的象徵性是否就會分裂？那它，又會是什麼呢？

我並將這個符碼揉進了文本〈Nouvelle〉，帶進了〈意識裂變〉(A) 的影像之中。在裡面，它是一個通道，又或者是說，不屬於自然的它，更像是一個妖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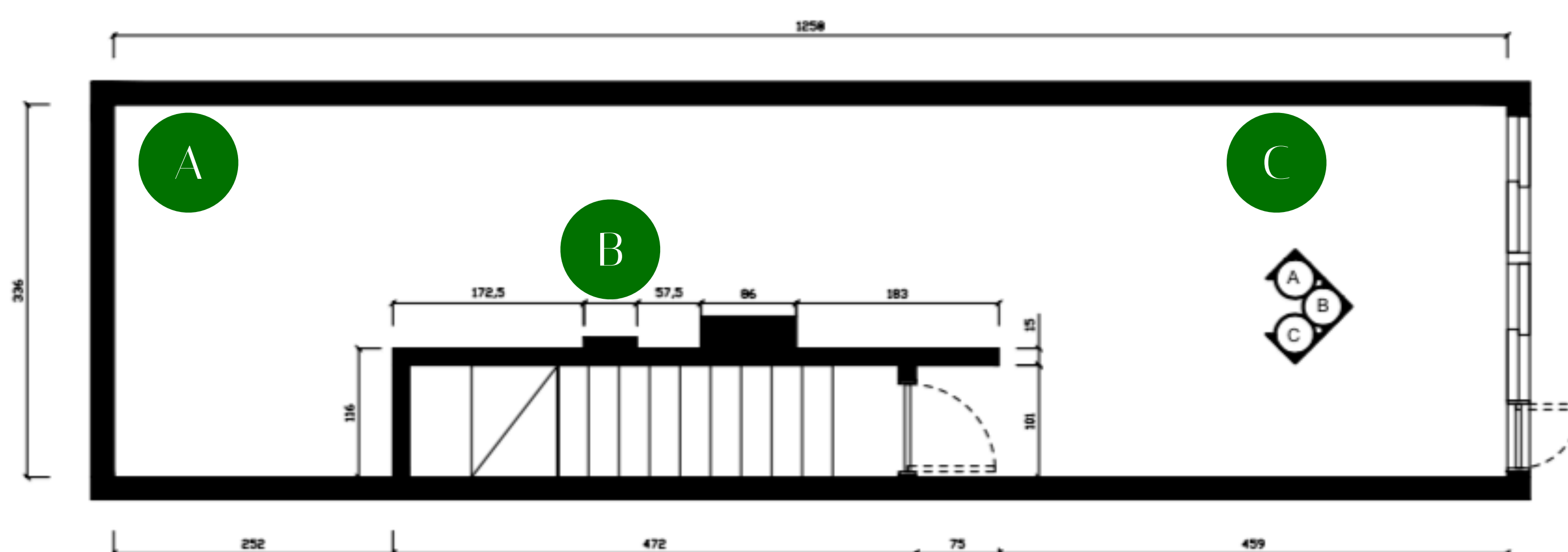
5F. A | 意識裂變

5F. B | 狀態中

OVER THERE

5F. A+B+C | 意識的例外狀態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

## 作品簡介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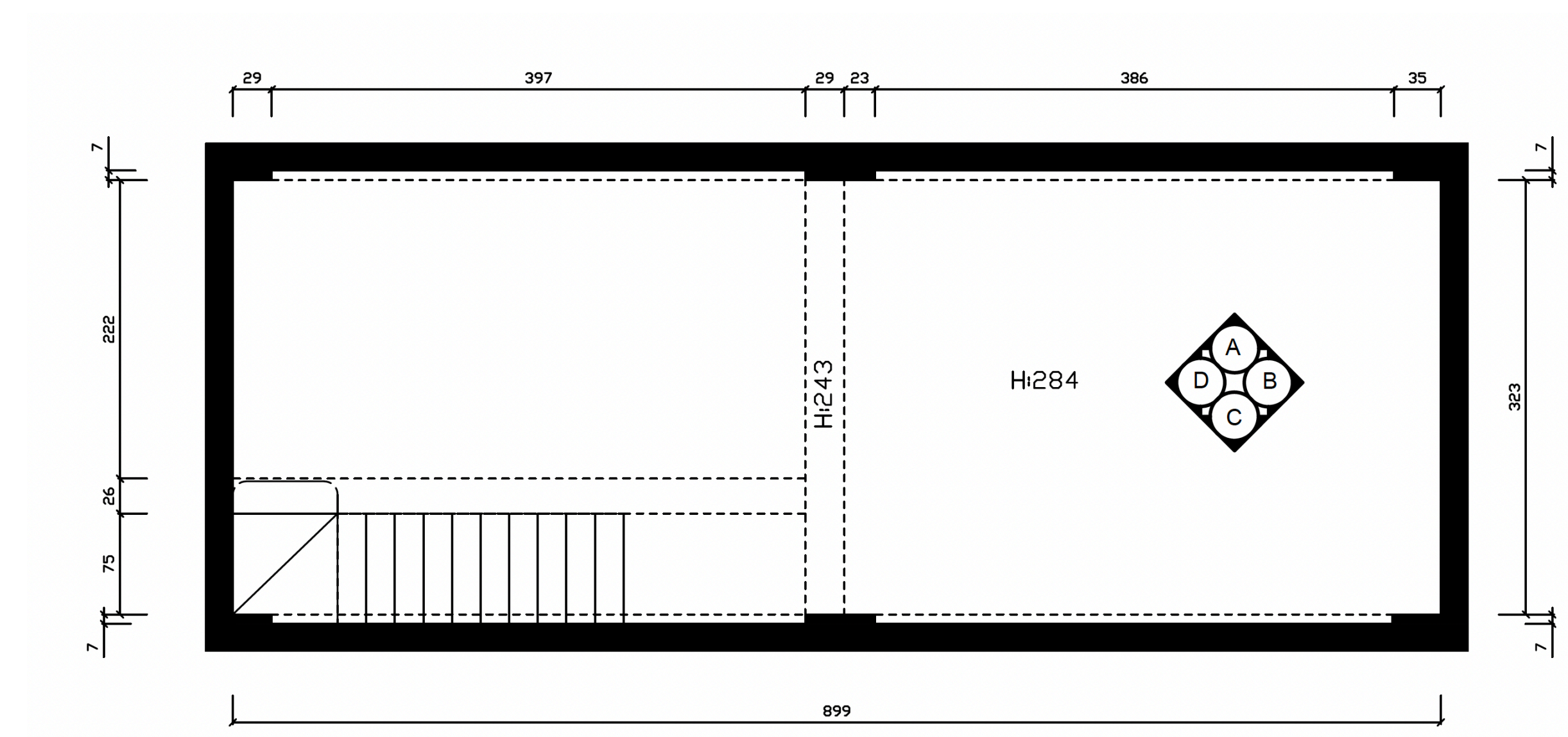
「來，大家請往這邊看，這個恐龍接吻石，以及你們現在腳踩的地面底下，是凱達格蘭王朝王室的陵寢。好，再來，我們往這邊走，在下面那個月牙形的凹地，是月牙池。它有蓄水的功能，是他們用來祭天的場所。然後，大家待會，可以從這兩個樹之間往那邊看，就能看到傳說的金字塔囉！」一位登山社的山友，引領著一群踏著如觀光客瀏覽步伐的團員，進行一場地方過往的想像導覽。我像是一個旁觀者，看著眼前的場景。「金字塔/凱達格蘭山」這裡實存的景物，在經由聲音/導覽敘述的引導後，被推衍至不可見的時間裡。景物/影像與聲音在這裡分離了，變成兩條獨立自主的敘事線，時而相互碰撞，時而交纏、時而分斷、時而又交疊的情境下，開啟了地方/空間多重敘事的可能。回想起，在一次為了尋找深藏在山坳內，只有座標沒有建議路線的七星池。慣於依賴谷歌地圖建議路線牽引移動的身體，走進了沒有準確的路線引導，一切看起來，似乎都一樣的自然之中，方向失神與眼睛迷路是必然的。而身體就像是一個位移在線性之外浮動的座標，搖晃著，時間的感知也跟著飄散了，瞬間像是掉進看似合理卻又不合理的清醒夢之中。最後我們並沒有探尋到七星池。但，過程中所經歷的「真實的感受」與「幻夢的感知」，卻烙印在個人對於地方的身體感知中。

〈意識裂變〉 (A) 這件影像作品奠定在身體「真實的感受」與「幻夢的感知」之上，揉雜了小說〈Nouvelle〉裡做夢時的景象、深化了「光」殘留在視知覺上的影子，也提取了〈台灣通信〉裡其中一則口述故事，作為影像的畫外音。而影像中畫外音間斷的以日語敘述著平埔族的口述故事，與影像不互相映照，像是在影像之外創造假想的地方，並藉由向外性撿拾的故事做為共構的夢址，另一方面，又像是漫遊者喃喃自述，沈溺在類似清醒夢之中。而〈意識裂變〉不只是截取過去口述與文字記憶，同時也使用網路爬蟲來搜集與截取計畫發生地點，「風」的級數相關的即時數據，轉入遊戲軟體中常用於仿造自然的亂數生成，來模擬風的樣態來控制覆蓋於視頻上顏色的濃淡 (C)。同時也在個時段開啟是通道，也是妖怪的 (B)。嘗試藉由不同物質轉換交織而成的影像裝置，來描繪七星山荒誕的金字塔傳說故事斷裂於真實並以例外於常規，所帶給我的感受與想像，傳達一種意識上記憶斷裂的狀態。

## BI. | 從言說到言說

# OVER THERRE

2022.05.02-2022.05.29



### 作品簡介 |

在追探到關於凱達格蘭族的口述碑，並試圖拼湊著逐漸遺失的口傳歷史的過程中，發現他們部族之間對於自己祖先的由來都有些許不同，甚至是將遠祖之地在遠方的Sanasai，傳達成他們的祖先是來自「山西」地方。也許是音譯導致而成的錯譯，又或者是，他們真的是來自於山西。目前都還是只能臆測，而無法有切確的解答。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，只能經由族人們彼此的聲音闡述已逝的過往。研究的學者們藉由這些聲音，試圖翻譯並讀出他們的洪荒傳說。從言說與書寫、耳聽與解讀的過程中，每個單子都透過自己的觀點加以投射，記憶、歷史與事件的確切性或多或少有些誤讀、誤聽或誤判等，真實性也逐漸變成模糊不清。然而，虛實同存的狀態，或許正是蘊含著多重可能性幻想的溫床。〈從言說到言說〉這件作品便是藉由口述帶有不確定性的概念，透過移動式的指向性喇叭播放人聲口述小說的方式呈現此作品。這件作品首先透過指向聲波的聲音傳導概念，來強化聲波在空間中物體的反彈，傳達到聽者的耳朵，聆聽的過程。並嘗試在這過程中，讓聲音除了受空間的影響，也讓故事的內容藉由發音、口音、語調抑或是聽者自身的意識無意之間影響接收到聲音所表達的內容，所拓展出另一種故事的面貌。此外，聲音裝置會在鋼索上不斷游移，聽者必須跟隨著移動，並且站立在特定位置才能聽到故事內容，試圖將不同角度觀看事物便會有不同面貌，轉而成一種以聽覺的方式呈現。另外，我將移動的聲音裝置上再疊加一層逃離的設定，讓此聲音裝置會因為人/聽者的接近，而不斷的移動，並透過此設定使故事的敘事性，因裝置的逃離使敘事產生間斷的空間，亦讓故事能留下更多填空的想像。

而將作品套入逃離設定的原因，其一，是這個作品是從〈Nouvelle〉的內容做為概念的提取。而在〈Nouvelle〉敘述中描繪了許多人與生態，以及視覺與聽覺的關係。因此，此裝置我將它想像成為一種仿生昆蟲。並且將裝置的動態方式，以人類善於經由視覺的輔助捕抓生態物種/昆蟲的方式，轉化成透過聽覺去捕捉，來試圖牽引〈Nouvelle〉裡所闡述的一個拋離經由觀看視角所解析的世界；其二，則是故事的內容包含凱達格蘭族「口述傳說」的概念，因此希望此裝置播放的故事，也能是透過某個人聽到再口述的方式傳給另外一個人，藉由口述傳達時可能產生的遺漏，而導致故事的延續有所變化，又或是變成另外一種故事的樣貌在外流傳，像是傳說般的存在。